“美”的积累是语文学习的一条规律

-------引导学生不断感悟到读物中的“美”之所在

阅读活动首要的和根本的就是要引导学生感悟、把握、领会优秀读物的“秘妙”。从审美的角度，我们把这“秘妙”称之为“美”。那么，阅读教学的目标、内容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美”的积累、“美”在此处、“美”的发现。

01“美”的积累

大量阅读优秀读物，是个体语文素养提高的一种基本途径。只要读者能不断地进入“审美自失”的阅读状态，就能不断地感悟到读物中的美（秘妙）之所在。当然，并不要求读者非要说出这“美”是什么，只要不断有所感悟，有所积累，语文素养就可能有所提高。前文所举的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青少年时代的阅读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般人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叶圣陶、吕叔湘曾指出过一种现象，即绝大多数人语文程度的提高都自感是得益于课外看书。新课改启动前曾作过一次调查，有76%的学生也认为其语文素养主要得益于课外。这表明“美”的积累是语文学习的一条规律，这一积累过程之所以呈现为课外现象，一是由于课外的自由性（如无外加的评论指引）使得这仅为“积累”的性质更为突出，二是积累需要一定的量，而这“量”往往是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难以达到的。

中国古代早有这样的丰富经验，张志公总结前人经验说：为了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至少要教他们读熟两百来篇古文——这就是积累。巴金就曾介绍过自己熟读《古文观止》的两百多篇文章的体会，他说：“现在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我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又说，他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慢慢体会到它们的“好处”，慢慢摸到文章的调子。请大家注意：尽管巴金先生自称没有好好研究，但重要的是有感悟，有积累。《文心雕龙·知音》中提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美”的感悟、积累越多，“美”的“内存”越丰富，就越能够感悟到读物的秘妙，读者的阅读水平就越高。

美的感悟、积累是阅读教学目标、内容的题中之义。应当要求学生熟读乃至背诵一定量的规定篇目（基本篇目），尤其是经典篇目，新课标已就此提出了古诗文背诵的“建议篇目”。这项工作还包括：（1）执教者如认为教材漏选、错选，则应自行补选、另选优秀篇目；（2）以此标准向学生推荐较多的优秀课外读物，列入“目标”检查，扩充“美”的积累。

02“美”在此处

“美”的感悟因人而异，是内隐的“黑箱”活动——我们不知道某一读者的感悟水平如何，是真正“知其所以然”，还是“不知其所以然”。阅读教学应当检验学生“知其然”的状况，并以适当的方式帮助不知其所以然者知其所以然。古人将重点放在帮助上，通常的做法是以自己的审美自失状态和体验指向，示意学生“美”在此处，暗引学生提高感悟水平。刘国正在《我和语文教学》一书的“序”中忆及其老师陈小溪的这种教法：

陈老师只是指出来哪些篇要仔细读，要背；哪些篇只浏览一下就可以了，是很少开讲的……但他常常吟诵，让我静听或者跟着哼，吟诵到好的句子，他就停下来，仰起脸晃晃头，说一声“好啊，嗯”，我就是在这“好啊”声中体味其中的好处的。

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也有此类描述。其实，这是古代书塾的基本教学形态，也就是古代阅读教学的基本目标和内容。实施这一教学目标和内容的另一种更加明确的做法是古代选本评点。几乎所有的古代选本都有评点，其实质就是一位不在场的教师明确指出“美”在此处。现代语文教育应当抓住这“美”在此处的实质，并加以改造和发展。

首先，教师在备课环节应较好地把握读物究竟“美”在何处。有的是一个字（词），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有的是一句话，如“一枝红杏出墙来”“春风不度玉门关”。有的是两句话或诗文中的部分句段，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以及《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背影》中的父亲攀爬月台一幕，《拿来主义》中的大宅子的形象比喻两段文字。有的是整部作品皆有美感，难以句摘。古诗词中如白居易的《江南好》、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登高》、杜牧的《江南春》、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李清照的《声声慢》；古文中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等；现代作品中如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阿长与〈山海经〉》、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

当然，实际情形是复杂的。《游园不值》绝不仅仅是“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句好，《岳阳楼记》也绝不仅仅是好在那两句话。又如《小石潭记》通篇皆妙，其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尤妙；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为超短型文的极品，其中“庭中如积水空明，盖竹柏影也”又特别为人所称道；莫泊桑的《项链》也是全篇皆好，又尤以出人意料的结局享誉世界。长篇小说情形则更为复杂，《红楼梦》“美”在何处——几乎处处皆是，但仍有落入俗套之处以及对衣饰的过分工描；不少中外著名长篇，局限、缺憾、败笔之处也并不鲜见。

执教者应具体把握这些“美”之所在，然后才能实行“美”在此处的目标教学。

其次，教师应检查学生是否把握了读物的“美”之所在，这是现代教育与古代教学的区别。现代教育中学生如果已经把握（含大体把握），此教学目标就已实现，教师无须多做动作；而古代则不问何种情况，教师往往都加以示引。检查时可以把它纳入最通常的“预习检查”中，也可以通过经常运用的课堂讨论的办法（包括问答教学）。这几年国内出现的“非预设性教学”“非指示性教学”就是先让学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研读意见，然后教师再根据学生已达到的研读状况进行点拨、引导。

更能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对“美”在此处的把握的载体应是读书笔记。让学生写读书笔记，现在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已是很普遍的做法，形式也五花八门。其中评点式读书笔记的做法最值得注意，此法仿效古代的评点本，让学生也参与其中。东北师大附中孙立权等人的课题组已就此专门实践多年，并已结集出书一册，其中学生的评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再次，确有文中之妙是学生不易把握的，教师就应当点拨。

03“美”的发现

“美”在此处也是“美”的发现，我们界定的区别是，前者仅仅是知其然，后者是知其所以然。贾谊的《过秦论》开篇几句历来为人击节赞赏：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如果仅仅像古代的私塾先生一样，摇头晃脑吟诵起来，并赞之曰：“好啊，妙啊！”那只是示意“美”在此处。《古文观止》在此点评道：“四句（指“有席卷天下”后四句）只一意，而必叠写之者，盖极言秦有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这就带有分析了，体现了知其所以然。但对比夏丏尊的分析，《古文观止》的点评还未很好地发现“美”（秘妙）。夏丏尊在《文章讲话》中指出这是文气旺盛的名句，并用加强文气的三条规律对它进行了分析：一是以一词统率许多词句，足以加强文气，这句就是从“秦孝公”一直统到“之心”；二是叠用调子相同的词句，足以加强文气，“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就是同调子词句；三是必要时，一组同调子词句中的句式要稍加变化，以助长波澜，显生动气韵。所以贾谊不说“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意，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虽然句式工整，却略显平板。显然，夏丏尊的分析使我们有豁然开朗、洞见秘妙的快感。由此表明：“美”的发现的全部工作在于对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揭示出藏在其中的艺术奥妙。关于文本分析和发现秘妙的重要性，文艺理论家孙绍振曾讲过这样几段话：

年青的时候，我对于评论家曾经有过相当热烈的期待，许多权威评论文章，我莫不细心研读再三，然而其结果不免是大失所望。我所期待于评论家的是艺术的奥秘，但是那些权威评论家常常对此毫无兴趣，每当涉及艺术特点之时，则以三言两语搪塞过去。

任何一个文学理论家，必须有两种功夫，第一是对理论文本的理解力，第二是对文学文本的悟性，而这后一点，即对文学奥秘的洞察却更为重要。

文艺理论家金元浦2004年10月与俄罗斯几位著名文艺理论家有过一场对话，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对忽视文本分析提出了批评，并认为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具体文本的分析。这次对话还特别强调，文本分析不是用来做理论学习的例证，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是用来给人们做例证的；只是展示文本分析的范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让学生分析一个个活生生的文本本身。

如果说，“美”的积累、“美”在此处主要对应于读者的体验，那么，“美”的发现主要对应的就是新课标强调的“探究”以及高中课标提出的“欣赏”，而探究和欣赏最重要的一点，对语文学科而言就是文本的分析。当然，“美”在此处与“美”的发现并无绝对的界限，体验与探究（包括分析）之间也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因为这样，分析对于探究和体验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在前文就强调过，直觉水平不能仅凭直觉实践来提高。

04培养文本分析能力和阅读能力

在明确“美”的发现作为阅读教学的一项基本目标和内容的同时，应把培育学生的文本分析能力和阅读能力自然列入其中。因为能力总是和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能力强的人不一定有知识（狭义的书本知识），一个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能力。

鲁迅说过，作品的一些极要紧、极精彩处往往不易看出。能看出，就是能力。

构成文本分析能力的基本要领是在文本分析的具体实践中养成的。这些要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最初（第一次）阅读（当然是专心致志地、原汁原味地阅读）时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某种感觉（它也许是阅读期待的顺向共鸣，也许是期待遇挫、出乎意料的同时又豁然开朗的兴奋，也许是疑窦丛生的困惑，当然都必须是基于整体阅读上的感觉），往往是极重要的乃至是最重要的，要紧紧抓住不放。

其二，要从文本自身的特殊矛盾处入手作具体分析。基本的切入点就是“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同时，矛盾就是文本内、外部的各种关系，重点是注意关系中的共性和个性，尤其是个性。换句话说，矛盾就是差异，要看出作品与众不同之处以及作品内的艺术世界与外部的客观世界不一致之处。此时往往要复读、细读，进入局部分析。

其三，必要时，要运用恰当的知识、方法等理论武器。前述两例都已经运用了许多理论武器，理论武器的运用，越到中学的后期阶段可能越多。理论武器的运用，必然有益于读者分析能力以及直觉水平的提高，有益于读者养成“独具慧眼”的艺术敏感力。

阅读能力中，过去被认为最重要的理解能力以及与理解密切相关的鉴赏能力，与上述的文本分析能力关系最紧密，交叉重叠处最多，核心处——对读物秘妙的领会，几乎是共同涉及的领域。理解，是公认的核心能力。

文本分析活动是一项独立性、完整性、包容性、操作性很强的实践活动，应当把培养学生的文本分析能力作为阅读教学最重要的目标和内容。但是，理解能力作为基准的阅读能力，还是必须成为阅读教学的目标和阅读教学的内容。不过，要界定在张志公所说的“读懂”（了解）两字上。

鉴赏能力是在理解基础上的欣赏、评价能力。按《阅读学新论》的表述：欣赏是沉入作品后的一种情感体验，一种审美活动；评价是跳出文外，依据作品内在、外在的证据作出的理智评判。显然，鉴赏能力可以被文本分析所涵盖；但是，由于它以文学文本为特定对象，或侧重于审美体验，或侧重于评价优劣，所以仍应作为阅读教学的独立目标和内容加以重视。

还有几项有独立意义的阅读能力亦应列为教学目标和内容，如：记忆能力、诵读能力、感悟能力、速读能力，等等。有关这些能力的含义，多本著述所言甚详，此处不再赘言。

此外，过去许多著名特级教师提出过“精要”说，精要即读物的精华要点。精华大体对应于本书所说的秘妙（美），相对应的就是文本分析能力。要点对应的就是理解（读懂）能力，或称为摄取信息的能力。如前所述，这种能力应列入教育目标，但要点本身却不一定，比如《统筹方法》中的“统筹方法”并不是学语文所必须掌握的。

05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

本书已经反复说到，作品秘妙本身包含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人文主义方面的内容。在“美”的发现、“美”在此处中，不仅存在人文性的部分，甚至可能最具吸引力的就是人文主义的闪光点，比如《岳阳楼记》《出师表》《过零丁洋》等。有些作品甚至主要就是进行这方面的教学，比如张洁的《挖荠菜》，文章最具特色之处就是弥漫于其中的“精神的苦难比物质的苦难更为可怕”的独特的思想和情感——这是博大、深刻的人文主义。学生能感悟到、领会到这一点，其余教学目标即使完全舍弃也无大碍。

文章选自《新课程语文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